

荊蝶蘭

蔣文靜 著



鳳凰出版社

胡主席軍生雅正

蔣文靜

乙未年仲秋

荆蝶蘭

蒋文静 著

 凤凰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荆蝶兰 / 蒋文静著. —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
2015. 6

ISBN 978-7-5506-2178-7

I. ①荆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28384号

- | | |
|--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荆蝶兰 |
| 著 者 | 蒋文静 |
| 策 划 | 常州凤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|
| 责 任 编 辑 | 张 燕 |
| 出 版 发 行 |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凤凰出版社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
发行部电话025-83223462 |
| 出版社地址 |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210009 |
| 出版社网址 | http://www.fhcbs.com |
| 印 刷 | 常州报业传媒印务有限公司
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镇仙龙工业园新苑一路111号, 邮编:213031 |
| 开 本 | 718×1005毫米 1/16 |
| 印 张 | 23 |
| 字 数 | 340千字 |
| 版 次 |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|
| 标 准 书 号 | ISBN 978-7-5506-2178-7 |
| 定 价 | 38.00元 |
- (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, 电话:0519-86603791)

这是一部饱含悲悯与苦难激情的壮丽诗篇，一阕哀婉动人、凄美绝伦的生命挽歌。作品将纷繁的历史事件与小说中的人物命运相交融，以八年抗战，三年内战为历史背景，以兵家必争的茅山山区为人物舞台，创造出国、共、日、伪和地方势力错综复杂的人物谱系。

作者以极为深沉的笔触，揭示了铁蹄蹂躏下百姓的深重苦难，描绘了战争桎梏下令人叹惋的爱情悲剧；以饱蘸深情的笔墨，塑造了一位历经生命坎坷、生死炼狱和血泪洗礼的女性形象，讴歌了峥嵘岁月中的大爱温情，雕刻下一个逝去岁月的沧桑年轮，谱写出沦陷区军民可歌可泣的抗日救亡史。

目 录

第一章	1
第二章	21
第三章	38
第四章	53
第五章	67
第六章	79
第七章	96
第八章	111
第九章	126
第十章	139
第十一章	150
第十二章	161
第十三章	171

荆

蝶

兰

第十四章	186
第十五章	201
第十六章	214
第十七章	226
第十八章	239
第十九章	254
第二十章	268
第二十一章	284
第二十二章	299
第二十三章	312
第二十四章	324
第二十五章	337
第二十六章	350
后 记	359

第一章

福地村是个幸福的小山村。生活在福地村的村民，都是幸福的村民。

村庄倚山而座，连绵的茅山山峦为她挡风御寒。林木幽深的翠山葱岭，是鸟雀的天堂，走兽的乐园，也是村民们的四季猎场。更不说那砍伐不绝的柴草，春华秋实的山果，遍地野生的药材了，那是村民们腰包里啷唧响的小洋钱呦！

村庄与外界界水而隔，潺湲流水的香草河搂抱着幸福的小山村，河面不宽，河水也不湍，只靠一座草桥通达山外的世界。

狩猎、撷果、打柴、采药都不是村民们的正经营生。他们的主业嘛，还是种田。一望无际的沃野田畴，五月麦熟，十月稻黄，稻麦两登场，旱涝保收成，却不缴官粮忙银，也不纳田赋杂税。天底下能有这等好事啵？咳，原来他们都是一些田客子，租种的是山嵎里一座道观的庙产地。祠田庙产不纳赋税，也不知沾沐的哪朝皇帝的天恩，代代沿袭罔替，谁也拿它没辙。

因着名下没有田产，福地村的村民被人唤着“田客子”。他们的主家是乾元观里的道士。道士出家修行，玄虚冲淡，不问俗事。替他们坐庄经管田产的是位庄房先生。田客子们尊其为庄家。庄家大都略通文翰，写得地契田礼，会得步弓丈量，更要紧的是评田看青分成，收租核算完粮。

庄房先生多系家传，父业子承。福地村的庄家传至蒋佑良老爷的名下时，却有些家业难继了。蒋老爷是位虔诚的居士，平生有三好：居家修行，抱盆种兰，吞云吐雾抽大烟。蒋老爷修炼的是长生成仙之术，拜了乾元观道行高深的惠道长做师父，据说得了老仙长的真传，在明堂里设了法堂，闭门隐修，

荆

蝶

三

苦炼存神服气，兼修辟谷导引之法术……

苦心修仙的蒋老爷不问俗事，不理生业，更无心稼穡了。他的女人为他育有一双儿女，却整天价只能以泪洗脸。万般无奈而又寂寞难耐的女人，终于在一个迎春花开黄灿灿的季节，抛夫别子，毅然决然地走出了村庄，走过了草桥，走向了一个陌生男子，走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。那一天，女人穿着一身海昌蓝的衣裳，手里扭着一只印花方巾包裹，这一走，从此再没回头。

蒋家的一双没着落的儿女，被福地义庄的管事荆祥瑞收养下来。由于寄养儿女的关系，蒋老爷索性把田庄上的事体，一股脑儿推给了荆家去操持。至此，这位名叫荆祥瑞的义庄管事，运至时来，铁树开花，成了福地村名副其实的庄家。荆家越俎代庖，成了村子里的新贵。田客子们把新庄家唤成“东家”，他们眼瞅着荆东家的青石山房挡住蒋家的砖墁院子的来脉矗立起来，两层松木楼阁，青石构筑的山墙，依山傍势，前堂后厅，东西两厢，颇为气派。

庄户人么，更眼馋的是东家栅栏里圈着的牛羊，磨盘旁走着的叫驴，屋子里使唤的佣人，田场上吆喝的伙计。日子过到这步光景，该是东家的福分不浅了吧。

村子里的尖酸婆娘私底下眼气，嗑闭牙：“横财不富薄命人。他荆东家是有命无福，他家的女人是有福无命……”这又从何说起呢？祸根么，就出在东家的女人身上。女人为东家齐刷刷生下三个丫头片子，挨到第四胎，终于盼上个带把儿的，生下来却是个没气的。天不佑人呵！最终，那个薄命的女人患上了产褥热，随那没气的儿子一起走了。女人临终遗嘱：关照东家好生抚养幼女，待三个女儿长大出阁后，才许他续弦再娶……

一个牯牛般健壮的男将过上了光棍熬火般的日子，还谈哪门子福分呢？聊以欣慰的是，东家三个花容月貌的女儿，风生水起，春笋儿拔节似的蹿高了。

壅蔽山野的女孩子大都生得粗手大脚片的，不识字，也不懂礼数，就像山坡上漫长的羽茅草一样卑贱，很不入山外人的法眼。

因着识字不上一千，算盘打不到“五归”，从而生发苦恼的东家深感文墨的要紧，在福地村首倡捐资兴学，在太子冈上建起一所义学堂，延聘石

马镇上的老生员程开甲坐馆执教。至此，合村的儿郎和荆蒋两家的儿女悉数招进义学堂发蒙，开念起：人、手、足、刀、尺的识字蒙学……蒋家的一双儿女且是读书的料张，由村学堂、镇完小，一路念进了国立县中学。荆家的三丫头也不含糊，搭帮而上了。供养着三个寄宿生，这在东家可是一笔不菲的开销哇！

两年前，东家为感恩老庄家，将最宠喜的长女荆蝶兰许配给老庄家的儿子蒋同标。定亲喜筵办得阔绰，请了义学堂的程开甲老先生做保山，敢情是既风光又体面呵。

荆家的这位乘龙快婿也真格给老岳丈长脸，于定亲的那年春考，由国立县中学科场进取，登科南京中央军校。喜讯报回来，全村人都引以为耀。那位清帝的末茬秀才程老先生，更是翘动着三绺花白美髯，逢人便夸：“啊嘎嘎！中央军校生，了不得呵！换成当年，堪比武科及第哪，高堂上悬挂‘武魁’金匾，府第前要竖二丈旗杆的啰！”

听了这话，东家的一颗心像浸进了蜜罐子。你想想看，一个打小爹不亲、娘不要的孩子，得东家鞠养，供应他吃穿用度、念书花销，方才蟾宫折桂，高中金榜。东家能不自豪吗？眼下，东家一门心思巴望着尽快招赘这位东床女婿，玉堂金马登高第，好给荆家光耀门庭。

东家心里还是有些不牢靠，他时常向程老先生叨扰：“吔，定亲都快两年了，该到择吉期拜堂的时候哪。”

老先生洞悉东家的心思，安抚道：“等同标暑期休假回来，就把大婚的吉日敲定下来。”

老先生的话给东家吃了一粒定心丸，十分的抚心。毕竟天气一天天转暖了，暑期一天天临近了，同标嘛就要家来啦！

在本村义学堂做义教的荆家二小姐荆蕙兰，常拿这事跟姐姐蝶兰调谑。姐妹俩好似房檐下的两只花喜鹊，聒噪得整个屋宇都洋溢着喜兴。

人都说，文官坐轿，武官骑马。荆家一门人等瞭眼儿鹄望着，鹄望着同标能骑着高头大马回家来！

义学堂的学生仔放假撒鸭子去了。程老先生背负着薄薄的行李卷儿，

荆

蝶

兰

取道回石马镇老家去了。荆家人没有等回策马扬鞭的蒋同标，却等来了新娇客的一封家书。

桑皮纸的信封，鬼子红的框格，打着火漆封口的普通家信，由本村的邮差王满堂送达东家的手上。

就是这封看上去极其普通的家书，却似万里晴空一声焦雷，打破了幸福山村的平静，惊醒了东家荆祥瑞的美梦……

音讯像一阵风似的刮过小山村。

“听说山外面的地界在打仗？”

“嗯，老庄家的公子破指写了请战血书！”

“咳，你们可晓得？这次寄信回来，是向大小姐提出退婚的事咯！”

“退婚书都寄来啦！东家这一次，真格是鸡飞蛋打，老谋失算啦……”

喔哟哟，这可是福地村天大的新闻了。全村但凡能吃饭的嘴，传讲的都是同一桩事。

石马镇上的程开甲甫闻传言，他的屁股从机凳上弹跳起来，本能的反应是赶紧回趟福地村。老先生顶着赤天炎日赶到青石山房。当他撞见东家那张乌云密布、像要下冰雹似的难看脸孔时，老先生的气息都喘不匀了。

乍见到程老先生时，东家脖颈上的蛋形喉结直蠕动，噤了半晌，终于呕出一口浊气来：“大先生哎，真格是好心没的好报呵！”

年高德劭的程老翁接过拆掉了火漆封蜡的信函，抽出三页中央军校的竖格素笺，均口气的工夫，展读完毕。老先生捻信的手指禁不住抖索，一汪热泪潮润了眼眶。老人花须乱抖，颤巍巍地拱手道：“呔，自古倭寇乃虎狼之邦。今犯我国境，国已破，家要亡哪！同标身为军官候补生，男儿仗剑，请缨杀敌，好样的嘛……”

“咳！打嗝瓜仗喔？天高皇帝远的，哪个晓得是真是假？请缨杀敌？我看是玩的花枪，打仗是假，悔婚才是真呕。我看他是想当陈世美！”东家喷出的话像烧红的煤核儿，句句烫人。

程老先生激扬难抑地说：“常言道：‘瓦罐不离井口破，将士难免阵中亡。’同标誓死为国征战，马革裹尸在所不惜。此去沙场好比飞蛾扑火，视死如善

终，他怕误了大小姐的花季年华。”

“真格一个菩萨心肠呵！那我谢他还来不及呐？”东家呷斜着口眼，从翕动着的大鼻孔里使劲“哼”了一声。

话讲到这个份上，言语有些钱上了。老先生颓然摇头，神情肃穆地将信笺捋平在八仙桌上。老人随后整袍齐带，后退一步，再后一步，顿然深鞠一躬。俯仰之间，昏花的眸子里已经白蒙蒙一片了。

“嗨，大先生，您嘞时来的哟？”老人的身后猛可传来一声甜脆脆的女儿腔。

荆家二小姐留着个童花头，额前一绺蓬松的刘海儿，睨着一对微吊的丹凤眼，瞅人时，眼风一瞟一瞟的。蕙兰撞见程老先生，像遇着救星似的，漾声荡气地央告：“大先生哎，您可来巧喽，我正没辙儿呢。求您劝劝我姐，她犟着要上南京，我拦又拦不住……”

说话的间隙，就听到脚踏楼梯“格笃笃”地响。一双紧脚的蓝缎鞋，鞋口上系着花箍结，一翘一翘地降下阶梯；木梯栏杆间飘荡着一条黑绸宽褶裙；一只大棕箱顶着膝盖，随着大小姐荆蝶兰款款地下楼。

“咳，你这是要上哪去？”东家抢前一步，挡住楼梯口，撂下脸，恶声拉气地责问。

“上南京，找‘他’去！”蝶兰答的干脆。她把脸儿偏向门洞，紧抿着嘴唇。

“哼，别丢人现眼啦！人家把婚书都退了，你还觑着脸去找……”

“我一定要见上他，有话讲在当面，不能沤在肚子里发酵……”

“大小姐哎。”程老先生忍不住抢过话茬，“你们一家子冤煞同标啦！国难当头，同标是为民争生存，为国争光荣。你却不顾大局，还要像牛蒡草一样缠脚……”

蝶兰的眼睑下一痕黛青，显然是经历了泪水的洗礼。她双手紧握着提箱袷带，冷峻的目光投向程老先生，语气果决地说：“大先生，请您百般放心。同标上前方打仗，精忠报国，我岂能拖累他。战场上也需要烧煮浆洗，救护伤员呐。我甘愿为他牵马坠镫，吃嗟苦都不怨！”

大小姐信誓旦旦的话语令老先生颇感意外。老人舒展开紧蹙的眉头，

荆

蝶

兰

手捋三绺美髯，试探着问：“古话讲‘女子上不了战场’。战场上飞弹流火，可不是女子能去的地方呀？”

“凭甚女子就不能上战场？大先生哎，您不是讲过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嘛！”蝶兰回答得振振有词，且说且拿眼锋去瞟蕙兰。

“姐要学花木兰，当巾帼英雄吗？爹，那我也得去！我也要当花木兰……”

蕙兰乐不颠儿地跑过来，揽住姐姐的膀子，脚尖儿点地，蒜瓣儿似的屁股扭来扭去。东家气得吹胡子瞪眼，拿手指杵一下二丫头的面额，呵斥道：

“你也想逞能，蹬鼻子上脸，瞎掺和？都不晓得自个能吃几碗干饭咧？”东家又点向蝶兰：“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凡事要过过脑子。退婚的事，已经让咱家颜面扫尽啦。你再颠儿巴巴地送上门去，当爹的出门，得套个毛笋壳子，羞人兮兮的呕！”

蕙兰见爹发威了，吓得白眨眼，吐一下舌条。蝶兰张了张嘴，声音像受了潮一般黏在了舌尖上，两行悲伤的眼泪滋润了下眼袋上发青的褶皱。

此时，屋子的空气粘稠的像是凝固了。

程老先生解开长衫领口上的布扣子，咳嗽一声，打起圆场来：“咳，以老夫愚见，还是给同标复封信，请他收回成命，从长计议，待到得胜还朝之时，再拜堂成亲也不迟啊。”

“别介，这信退不得。说出来的话，泼出去的水，还能收回吗？我荆家的姑娘，虽难比金凤凰，可也不是灰老鸱，非得一棵树上做窠？指着一块地上打粮呀？”

东家觑下蝶兰手中的箱子，几个虎步蹬上了楼梯，惊起了楼顶上的一对灰背鸽，生生地把老先生晾在了地上。东家一脑门恼油，顶起真来，九头牛也拉不回头。

程老先生摇了摇满头银丝，手端长衫，作撩袍状，颓唐地跨出荆家门槛。

蝶兰追出门，青涩涩地唤一声：“大先生——”声调比青杏还生涩。

程老先生迟缓了脚步，回头安慰蝶兰，他这就回去给同标复信，一定传达她的心意。老先生颌首称许道：“真不愧‘国难显忠贞’呀！”

程老先生穿着那身旷里旷当的、年久月深已经褪色的薄绸长衫，在蝶兰的目送下，踱着方步，消失在夏天烟霭漠漠的夕阳里。

有关战争的传闻，像来自海洋温暖而潮湿的夏季风，吹遍了茅山脚下的村村落落。“东洋兵的军舰开进了黄浦江！”“县城里天天过大兵。陆地上走的是送死兵，水路上运的是伤残兵……”这些异闻，都是打邮差王满堂的嘴里咋呼出来的。王满堂往来于城乡之间跑邮差，可算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了。

东家最不待听“打仗”这个烧心的字眼儿。他批驳王满堂：“县城里过大兵，算你大眼所见咯。黄浦江里开兵舰，你是哪只眼睛瞅见的？别是半夜里做的大头梦吧！”

东家的话句是有分量的，王满堂岂敢应招。东家跟田客子们讲：“种田人要紧的是稻田里的收成，老婆孩子嘴里的嚼谷。‘打仗’的事，是山外人吃饱了撑着，无事生非么……”

东家说的句句在理，庄户人最该上心的还是田地里的庄稼。眼下正是水稻秀穗扬花的白露时令，稻秀只怕风来吹。稻花传粉的节气，如遇大风大雨，必使花粉散落，结出的稻谷多为秕子。一年的指望，全家人的嚼谷，都将被老天爷收去。

逢此节气，东家是既怕天作，更怕人作喔。好在，向后的几天都是“日头碰云障，晒杀老和尚”的晴好天气，东家才把一颗心儿放下了。

东家么，不但是经管田地的东家，还是一村大小人事的保董。东家不仅要评田估产，收租完粮，还要打锣开会办公务。

保董是全村人的大当家，经管着村上的义庄、义学堂，还有名下的义田；再则是县上征丁，镇上募夫，招待上头来的各路公人。

这一天，东家赶了一趟集市，领回来一件棘手的公务。石马镇的马龙镇长给辖下十六个村的村保长传达了县府当局的指令：“大敌当前，国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。为自卫计，为协助政府长期应战，消耗敌人实力计，县境内各区各乡及保甲公所，当务之急，应致力于民众组训事宜，成立自卫团队，

荆

蝶

兰

以为作战部队有力之协助，以图在极端困苦中保家卫国……”

上峰令行法随，敦促各村务必成立抗敌自卫队。接下这么个劳什子差事，委实让东家难堪了。前晌刚说过，种田人只管种田，不管甚刀兵贼乱的，这晌儿又要招搭他们抗敌自卫……你瞧这公差派的，真是招虱子头上哦……

和东家同住一片屋檐下、同一个鼻孔出气的管事王老积，给东家支了一招：“咳，大河里行船，先瞧风向，再搬舵把。成立村自卫队，咱别扯抗日的旗号，先打个防匪的名头。凡是自愿入伙的壮丁，秋粮减租一石。有了这等美事，还怕谁推三阻四，招不来人马么……”

管事王老积长着一对大煽风耳朵，作为田庄上的领青大伙计、东家的心腹管家，顶是了然东家的心思。东家果真按计行事，在福地义庄门柱上挂起一块“福地村防匪自卫队”的招牌，墨迹是程开甲先生欧底赵面的馆阁字体。招牌打出来，再加上王老积敲锣卖糖般在村头村尾一吆喝，合村的青壮汉子像雨后高岗上的积水流入陂塘一般，汇集到义庄的院子里来了。

门廊柱子旁竖着几把不明朝代的钺斧仪仗。院子里密匝匝的人头攒动，闹哄哄的像个牛市。东家像个转牛牙绳的经纪，选牲口似的挨个挑人，年老岁小的不要，得癆伤害懒黄病患小肠疝气的不要。挑挑拣拣选中了五十个壮丁，青一色的庄稼汉，酱釉皮肤，古铜脸，硬朗的身板，好似一扇扇门板。

管事王老积挨个点人，把名字登记在册，这可是秋粮减租的凭据，马虎不得的。

王老积把录编在册的五十个壮丁招拢到一块，请东家发号施令。东家把容颜紧一紧，调高嗓门，正色道：“大家伙听好了，打今往后，咱们就得正儿八经像个兵样了。下次听锣集合，各人把自家称手的家伙带上，鸟铳、火枪、弓弩、大刀片子，嗙瓜都行。”

山里人讨生活，哪家还没个长管短筒喷烟冒火的。每年的秋粮黄熟，村子里都要召集个护秋队，只是今年打的“防匪自卫队”的旗号，名号与架势都有些异常。东家的手面也较往年阔绰，也闹不清他念的甚名堂经。

“防匪自卫队”的招牌打出来，总之是偃旗息鼓，个把月光景，风不起水不响，一丝丝动静也没的。登记入编的壮丁，差不多把这茬事儿丢到脑

后了。挨到炎热的暑气过后，义学堂又复了课，管事王老积的镗锣这才二遍筛响。听锣集合的壮丁，挤挤挨挨，排成两列，接受前来督察的石马镇镇长马龙的训示。

马镇长穿着件米色纺绸衫，戴顶白色同盟帽，拿着一根下端包铜的黑漆手杖。马镇长就是用这根曲柄手杖，戳穿了东家的那点鬼把戏。

“嘿！‘防匪自卫队’？你们是扛的哪路纛旗？打的哪家番号？大敌当前，全民一致抗日。战火都快燎上眼睫毛了，尔等还想隔岸观火吗？”马镇长的声腔激越，讲到激昂处，手杖是最好的道具，指天划地，大有排山倒海之势。

马龙的一席话，让东家的脸上罩上了红标布，也让列队挨剌的泥腿子们脊梁沟往外冒凉气……看来这次是当官的耩地，要咱老百姓帮耩了。可不是嘛，马镇长还给福地村自卫队派来了一位军训教练，惠赐了十枝快枪。崭新的中正式湖北造，枪管锃亮，胡桃木的枪身，磨得绢光。堪比十支快枪，东家更看好镇长委派的教官：高挑个，长条脸，浓眉大眼，一身灰布军服，缀着金灿灿的领花，扣腰带，系绑腿，气宇轩昂，好似一株傲然不群的黑松。

教官的官名叫管松林，这名字让山里人倍感亲切。马镇长郑重介绍：管教官是石马镇商团的团练，在县保安团训练所接受过步兵操练，最擅枪械示范。

步兵操练，以射击、投弹、刺杀、队列训练为主，尤以实弹射击最受泥腿子青睐。但见管教官手提一杆亮堂堂的七九式步枪，从牛皮带挂着的子弹盒里抠出一枚黄澄澄的子弹，扳开旋拉式枪栓，将子弹压进弹仓，把枪托架在肩膀上，手指搭在板机上，“嘎勾——”一声枪响，飞啸的子弹像吱叫的耗子一样，钻进棉花朵朵的云层里去了。

“啊嘎——”东家和田客子们瞪圆了眼珠，头晃到背上，煞是开了一回眼界。

“实弹射击，瞄准时屏住呼吸，射击时三点一线……”管教官边讲解边演练，“把标尺套上准星，将准星套住前方目标。”

管教官的嗓门洪亮且有磁性。一歇息工夫，土场子边上就攒了一堆瞅

荆

蝶

兰

闹猛的人，有抱细伢的少妇、拄拐杖的老人，也有义学堂趁着课间逃学的顽童。

鼓吹自卫救国的马镇长，必须马不停蹄地赶往他村督察。东家给他的双驾马车里滚进几个花皮西瓜，一边划着快步送他出村。马龙一路上很贴己地向东家转述有关战争的传闻：上海滩爆发了一场亘古未有的大恶战，中日双方调集百万大军展开大决战，战争就像一台绞肉机，每天都要填进去万把条人命……

说者无意，听者惊心，愣是让东家吓出了一身白毛汗，鼻孔里好似嗅到了血肉的咸腥味儿。“战争就像一台绞肉机。”这比方打的多形象哇，东家下意识地甩了下膀子。难怪程老先生讲，上了战场，好比飞蛾扑火，有去无回煞……

马车一顿，上了砾石大道。马镇长躬背收臀，踏上车门坎。孰料，头上的同盟帽被碰落在地。东家哈腰捡起来，恭敬地捧上。马龙眯缝起眼线，探问东家，给他派的教官可还称意？

东家奉承着笑脸说：“蛮好，蛮好。枪法蛮准，嗓门蛮亮嘛。”

身体埋进座驾的马镇长撩开布帘子，意味深长地找补一句：“我是问小伙子人咋样？他可是镇商会管会长的亲侄儿，还是个黄花郎哟。论家业和东家堪称门当户对喏……”

马车“吱扭”一声，马的鸾铃声“咯铃铃”地响起来了。

马车渐行渐远了。马镇长撂下的一句话，吱溜一下钻进东家的脑壳里去了：管毓鹏管会长可是石马镇顶顶有名的绅士老爷，若论门第根基，与管家攀比，东家还是有点自惭形秽的。

一轮铜盘似的太阳光艳夺目。东家眯缝着眼帘，像个捉鱼的鹭鹭，低头耸肩地往回走，且走且思忖：马镇长的话外有音呢？门当户对？黄花郎？这管教官与大丫头蝶兰倒是年庚相仿，才貌相当喔。东家一拍脑门儿：咳，量男配女，这送上门的相公，岂非天赐的娇客吗？

这事越想还越靠谱呢。眼面前的事，东家最挠心的莫过于大女儿的婚事了。为了一纸退婚书，让一村人哓哓不休地闭编牙。都讲女大不中留堰，